

# 明初高丽使节眼中的江苏运河

## ——以权近《奉使录》为中心

胡梦飞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 山东 聊城 252059)

**[摘要]** 大运河江苏段全长600余公里,沿线地区经济文化发达,文物古迹众多。《奉使录》是权近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出使明朝时的见闻记录,收录了其沿途所作的诗文,是研究明初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中朝关系史的重要史料。权近在前往南京途中,从通州沿运河南下至扬州,由此渡江到达南京。回程时,亦由南京乘船至扬州,再由扬州沿运河至淮安。在其《奉使录》中,留下了众多有关江苏运河风物的记载和描述,对于我们研究元末明初江苏运河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 权近;《奉使录》;明代;江苏;运河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973(2022)02-0067-08

权近(1352—1409),字可远、思叔,号阳村,权溥之孙,权准之子,高丽王朝末期、朝鲜王朝初期著名文臣、学者。高丽恭愍王十七年(1368)文科丙科及第,历任艺文应教、成均馆大司成、礼义判书等。朝鲜开国后,历任大司成、中枢院使等,谥号“文忠公”。他精通性理学,与郑道传一起被称为朝鲜王朝初期朱子学的“双璧”。著有《入学图说》《周易浅见录》《四书五经口诀》《礼记浅见录》《奉使录》《东国史略》《阳村文集》等。<sup>[1]139-140</sup>《奉使录》是权近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出使明朝时的见闻记录,是研究明初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以及中朝关系史的重要史料。

明朝初年,朱元璋定都南京。权近前往南京朝贡所行路线,由平壤至辽东,再至北平,然后在通州沿运河由水路南下,经沧州、德州、济宁、徐州、宿迁、淮安、扬州至南京;而返回时,亦由南京水路经淮安,再改陆路,由沐阳、宿迁等地进入山东境内,在蓬莱乘船至旅顺口,再走陆路,渡鸭绿江,返回高丽。《奉使录·序》载:权近离高丽,“逾鸭绿江,渡辽河,以北抵于燕。浮河而南,入淮、泗、历徐、兖之墟,溯江汉以达于京师。”<sup>[2]45</sup>这是权近赴明的路线。其返回高丽,又“由淮而北,过齐鲁之东,以涉渤海。”<sup>[2]45</sup>往返里程达万余里,历时四个月左右。权近在前往南京途中,从通州沿运河南下至扬州,由此渡江到达南京。回程时,亦由南京乘船至扬州,再由扬州沿运河至淮安。在其《奉使录》中,留下了众多有关江苏运河风物的记载和描述,对于我们研究元末明初江苏运河的历史变迁

**[收稿日期]** 2021-12-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明清山东运河河政、河工与区域社会研究”(16CZS017);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山东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利用研究(20CWYJ3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胡梦飞(1985年—),男,山东临沂人,历史学博士,聊城大学运河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和运河文化史。

具有重要价值。

### 一、权近《奉使录》中的徐州

洪武二十二年(1389)七月,权近自山东鱼台谷亭驿抵达沛县泗亭驿。嘉靖《沛县志》卷二《建置志·公署》记载泗亭驿:“在县治东南一里,汉高帝为亭长即其地;永乐十三年,知县李举贤建;成化十八年,河决崩坏,迁建于旧驿之南。”<sup>[3]19</sup>其《过沛县泗亭驿诗》下注云:“河支南注泗水,西来会于沛城之东。”<sup>[2]77</sup>诗云:“僻处箕封国,尝观禹贡书。今来过沛泗,更得问青徐。沟洫玄□后,风云赤帜初。夏亡流水在,刘蹶古宫余。桥市轻烟锁,船窗过雨疎。悠悠思往事,停棹为踌躇。”<sup>[2]77</sup>

注文里面提到的:“河支南注,泗水西来,会于沛城之东。”这在地志中也能找到相关依据。这里的“河支”指的应是“泡水”。嘉靖《沛县志》卷一《輿地志·山川》记载泗水:“源出山东泗水县,南流过沛至徐城,东北合沛水,循城东南达于淮。”<sup>[3]3</sup>泡水:“即丰水,发源兖州府单县界,出丰县,循县治前东流,与泗水合;正德初年,黄河泛滥,西南接泡水出飞云桥流入淮泗,势甚汹涌,今涸;有龙泉细流,遇春夏水发,可行舟。”<sup>[3]3</sup>嘉靖《沛县志》卷一《輿地志·形胜》记载沛县:“北通鱼台,南有泗水、泡河环抱,土沃地饶,桑麻蔽野,运道接江淮,商贾舟楫日夜骈集。”<sup>[3]5</sup>

离开泗亭驿后,权近一行抵达徐州夹沟驿。明《漕运通志》记载夹沟驿在徐州,至泗亭驿七十五里。<sup>[4]47</sup>嘉靖《徐州志》卷六《人事志一·官署》记载夹沟驿:“在城北九十里,永乐十三年设建,官吏同上(指彭城驿)。水夫一百五十人,站船一十五只。”<sup>[5]382</sup>权近《过徐州夹沟驿阴雨舟中述怀》诗云:“我行半天下,与在一室同。舟浮数千里,溯沿河水中。崖高波流下,跬步望不通。虽遭堤平处,阴雨弥长空。山川且莫睹,况乃文物丰。逢人欲有问,语异难开听。相对各默默,直是如盲聋。所以志不展,郁郁尝在胸。安得有羽翼,飞上凌秋风。周观八极外,敢来临华嵩。下视小天下,一览超鸿蒙。”<sup>[2]77-78</sup>

离开夹沟驿,权近抵达徐州“荆山店”。查徐州地方志,并无“荆山店”的相关记载。其《过荆山店》诗自注云:“在夹沟驿下三十里”。即上文提及的“夹沟驿”南三十里。诗云:“江上峰峦点点清,红楼碧树望如屏。舟中独唱渔家傲,鸥鹭双飞下晚汀。”<sup>[2]78</sup>权近在诗文中提到的“荆山”指的应该就是位于徐州城东北的“荆山”。嘉靖《徐州志》卷四《地理志上·山川》记载荆山:“距城六十里,宋苏轼时有言其下可沟畎积水,因往相视,以山多乱石,不果。”<sup>[5]225</sup>夹沟驿距离徐州城北九十里,而“荆山店”在夹沟驿南三十里,距离徐州城北六十里,这与地方志的记载无疑极为吻合。荆山位于徐州城东大黄山镇境内,山峰呈东北——西南走向,海拔高度179米。山下的古驿道连接南京和北京,是明清时期南北交通的要道。宋代,苏轼来这里治理水涝;明末,在山下凿开荆山口,开通了一条往东流淌的不老河,泗水由此改道;清代,张胆修建了荆山口石桥,总纂《康熙字典》的张玉书撰有《重建荆山口石桥碑记》;桥梁再次加长后,乾隆皇帝写有《荆山桥记》。

离开荆山店后,权近一行抵达徐州城。其《夜雨泊徐州城下》诗自注云:“有二河会于城之西北隅,一自北由夹沟而下,一由汴梁而来;其源皆出于黄河。”<sup>[2]78</sup>诗云:“风雨凄凄洒尽船,夜深来泊古城边。晓窗忽觉还家梦,万里羁心更渺然。”<sup>[2]79</sup>诗文中的“二河”即“泗水”和“汴水”。

泗水,源出山东泗水县东蒙山南麓,因其四源并发,于是取名“泗水”。它西行经泗水县城,南下曲阜,达兖州,南折至济宁市东南鲁桥镇进入运河。现在,我们名之为“泗水”的这条河道,实际上只是古泗水的上游部分。古泗水自鲁桥镇以下,又南入运河至南阳镇,穿南阳湖南行,经昭阳湖西岸

和明清之际沉没于微山湖的沛县留城,再南行至徐州市东北隅,与西来的汴水相会合,循废黄河至淮阴,注入淮河,全长一千余里,是淮河下游第一大支流,所以古往今来,人们往往将“淮泗”连称。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词作里也有“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的名句传世。<sup>[6]7-8</sup>

金明昌五年(1194)八月,河决阳武(今河南原阳县)故堤,由封丘(今河南封丘县)漫流而东,由此开始了长达600多年之久的黄河夺淮入海的过程。元代南北大运河开通,徐、沛间的泗水为南北漕运所经过,成为大运河的一部分。明代后期,先是沛县境内的运河经常淤塞,严重影响了漕粮的运输。遂于昭阳湖东开南阳新河,至留城接故道。沛县境内泗水逐渐淤塞,现仅在上游部分地区可稍见河道痕迹。明万历年间,为避黄河之险,又自李家口开泇河至直河口,即现在的山东韩庄运河及邳州中运河,留城至徐州的一段河道不久即淤为平地。清代咸丰年间,黄河北迁,金元以来泗水被黄河所夺占的徐州以下的一段河道也归淤废,成为黄河故道。<sup>[7]94</sup>

汴水,原称“卞水”,后改称“汴渠”,指汴水在荥阳一带从黄河分出的“狼荡渠”(即古鸿沟)。河南商丘至徐州的这段河流古称“获水”,古获水发源于商丘北面的湖泊。春秋末年,汴水在商丘北与获水相接。魏晋之际,自荥阳汴渠东至开封,又自开封循汴水、获水至泗水的“汴泗运道”成为当时从中原通往东南的水上交通干道。隋大业元年(605),开凿通济渠,西段起自今河南洛阳市西,引谷水和洛水贯洛阳城东出循阳渠故道至偃师入洛水,由洛水入黄河。东段从板渚(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引黄河水东流,循汴水故道,经开封折向东南流,经杞县、睢县、宁陵,至商丘东南行蕲水故道,又经夏邑、永城、安徽宿州、灵璧、泗县、江苏泗洪至盱眙对岸入淮河。<sup>[8]46</sup>泗水过徐州城东南,受两侧山地所限,形成二处急流,即“百步洪”和“吕梁洪”。这条航线避开了徐州二洪激流,并不经过当时的徐州。<sup>[9]25</sup>

虽然隋代开凿的通济渠并不经过徐州,但当时的汴泗运道仍可通航使用,黄河自板渚经古汴河先由徐州会泗水,再向东南注入淮水,沿途经过考城、曹县、砀山、萧县等地。在隋及唐中期以前,汴泗运道一直是条重要航线,直至唐后期才改线南移至通济渠故道,经商丘、永城、甬桥、灵璧入淮河,并以“汴河”之名成为唐后期的主要漕运航道。但开封至徐州间的汴水故道,始终不废,仍可通行舟楫。<sup>[10]89-90</sup>唐宋时期,称通济渠为“汴河”,开封以东至徐州一段称“汴水”。金元以后,全部河道皆为黄河所夺,“汴水”一名遂废弃不用。古汴水由安徽萧县入徐州境,至彭城东北角入泗水,故有“汴泗交流郡城角”之说,其位置大致在今坝子街桥附近。<sup>[7]94</sup>其中阳武至徐州段大致循隋唐以前的“汴水故道”,徐州至清口入淮段即“泗水故道”,清口以东至云梯关入海河段即“淮河下游故道”。<sup>[11]17-18</sup>

嘉靖《徐州志》卷四《地理志上·山川》记载泗水:“由沛县至谢沟入州境流十里至留城,……又十里为秦梁洪末直渡,受乌嘴沟水,十七里有三里沟,三里至城东北,受汴水合流。”<sup>[5]251-253</sup>即汴、泗二水在徐州城东北合流,这里的“泗水”和“汴水”指的都是“故道”。清康熙《江南通志》卷一《輿地志·图说》记载徐州:“泗水自山东鱼台县流入沛县,又东南至郡北;汴水西北自砀山县来注之,是所谓‘汴泗交流’者。今自砀山以下,汴之故道也;郡城以下,泗之故道也。”<sup>[12]316-317</sup>同书卷十四《輿地志·山川·徐州府》记载泗河:“在府东北,由山东历沛县至府城东北,受汴水合流,而东南入邳州,韩愈诗所谓‘汴泗交流郡城角’是也。”<sup>[12]935</sup>汴河:“在府北,由河南历砀山、萧县至州东北,合泗水而南。”<sup>[12]935</sup>乾隆《徐州府志》卷二《山川》记载汴河故道:“在城北,《水经》:获水出汴水于梁郡蒙县北,又东过萧县南,又东至彭城县东北入于泗。酈(道元)注云:获水自萧县歷龙城,又东迳同孝山北,又东净沟水注之,东迳阿育王寺北,与安陂水合,又东迳弥黎城北,获水于彭城西南回而北,又东转迳

城北,而东注泗水。……《方輿纪要》:汴水旧自河南永城县入州界,经碭山、萧县至州城东北入泗;自唐宋以来,汴渠多自夏邑、永城达宿州境,又东南至泗水达淮,而入泗之流甚少;其后大河决啮,遂夺汴渠故道为经流矣。”<sup>[13]89-90</sup>泗水故道:“在城东北,自沛县流入境,至城东合汴水,又东南入邳州界。”<sup>[13]90</sup>由以上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初年,汴、泗二水的故道依然在徐州城东北交流,这从明代嘉靖《徐州志》卷首所载“州治之图”亦可看出。权近在注文中言其“会于城之西北隅”疑似有误,且“其源皆出于黄河”的说法亦有待商榷。

离开徐州城后,权近继续前行,抵达城东南的房村驿。嘉靖《徐州志》卷六《人事志一·官署》记载房村驿:“在徐州城东南五十里,永乐十三年设建。官吏同上(指彭城驿);水夫一百八十人,站船一十八只,上中铺陈实物各一十八副。”<sup>[5]382</sup>明人冯世雍《吕梁洪志》记载房村驿:“在(吕梁)洪南,永乐十三年建税课局,裁革于正统年;今仍建夫厂二区,砖厂一区,药局一区,今或颓圯半存。”<sup>[14]5</sup>其《过房村驿》诗注文云:“驿南有石滩二处,谓之‘吕梁洪’。上滩因雨多水,拿舟而下。其下多大石,尤险,舟不得过,登岸,谒龙神庙,有碑记,元翰林学士卢挚文也。递乘他舟以行。南岸众石磊磊出草间,如放群羊。余初视以为羊,更视之,石也。水渚又多露石,色皆青,尝视《禹贡》徐州之赋,有泗滨浮磬,吾意是古凿磬处也。”<sup>[2]79</sup>诗云:“夜雨浪浪河水生,石滩容易泛舟行。焚香拜谢龙神惠,只谅勤王一片诚。岸头众石似群羊,疑是初平旧收场。闻道泗滨浮磬出,磷磷碧玉露河傍。”<sup>[2]79</sup>

诗文中提到的“吕梁洪”为徐州黄河险段。明《漕运通志》卷十《漕文略》载元人赵孟頫所撰《吕梁神庙记》云:“徐州之水,合于吕梁洪而入于淮,近世乃兼受河之下流。徐州之山,自西南来,乱流而东,复起为冈峦,累累然相系不绝。水中横石数百步,其纵十倍,其上下如纵,得十之二三,高出于水上者,齟齬然象人齿牙。水势少杀则埽急尤甚,舟行至此,百篙支柱。负缆之夫流汗至地,进以尺寸许其难也,乃几登天。舟中之人常号呼假助于神明。”<sup>[4]289</sup>明人冯世雍《吕梁洪志》记载:“吕梁洪为徐州之域,盖徐之封域甚广,东至海,南至淮,北至岱,吕梁洪则在东南五十里,洪有二,上下相距可七里,盖河之下流于济,会于徐,以达于淮者。洪石森列如巨齿,而水为所束,则惊湍迅波一瞬数里,舟逆流而上者,则以尺寸计。洪中有诸溜,乃激石而成者:曰卢家溜,曰门限石,曰猫儿窝,曰黄石溜,曰侯家溜,曰虾蟆石,曰邀繲石,曰夜叉石,曰饮牛石,曰牛角硝,曰穀轮石,舟行经此,必以群力挽之而后济,观此可以知险矣。”<sup>[14]1</sup>成化年间的李东阳在其《重修吕梁洪记》中记载:“徐州有二洪,一以州名,一以山名,曰‘吕梁’。吕梁之为洪有二,上下相距可十里,盖河之下流于济水,会于徐以达于淮。……洪石狞恶廉利,虎距剑擢,阳搯阴齟,中仅可下上,水势为所束不得肆,则激为飞流,怒为奔湍,哮吼喧哄,见者皆骇愕失度。巨缆弦引,进不得尺寸。乘流而放,瞥掠瞬送,迅不复措手,其艰如此”。<sup>[15]546</sup>

诗文中还提到吕梁洪岸边有“龙神庙”,这在徐州地方志中也能找到相关记载。正统《彭城志》记载龙神庙:“在吕梁下洪,去城东南六十里,即今黄河龙神庙也。前元时,驿丞董恩等建。宣德七年,奉行在礼部勘合,命有司岁时致祭。”<sup>[16]36</sup>弘治《重修徐州志》卷二《祠庙志》记载吕梁下洪神庙:“旧曰龙神,在吕梁下洪,元驿丞董恩建。宣德七年,知州宋诚、判官潘永重修。旧额无谓,今更之。”<sup>[17]167</sup>乾隆《徐州府志》卷八《坛庙》记载吕梁洪神庙有二:“一在上洪,旧称‘河平王’,明永乐初建,宣德十年,知州杨秘重修;一在下洪,旧称‘龙神’,元皇庆间建,明天顺初重修。”<sup>[13]356</sup>同书卷二十七《艺文四》载明弘治七年“祭吕梁青山龙神文”云:“孝宗维弘治七年岁次甲寅十二月丙戌朔,越二十六日辛亥,皇帝谨遣内官监太监李兴、太子太保平江伯陈锐、都御史刘大夏,以香币牲醴祭告于吕

梁山龙神曰:“比者黄河不循故道,决于张秋,东注于海,既坏民田,又妨运道,特遣内外文武大臣循行溃决之处督工修筑,神其默相,用成厥功,使农不失业,国计不亏,不胜惓惓顾望之至,谨告。”<sup>[13]1118</sup>此外,诗文中还提到龙神庙中有碑,碑文为元人卢挚所撰。卢挚(1242—1314),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又号蒿翁。元代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至元五年(1268)进士,任过廉访使、翰林学士。诗文与刘因、姚燧齐名,世称“刘卢”、“姚卢”。此则史料为徐州地方志所不载,对于考证卢挚生平以及吕梁洪龙神庙的历史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离开徐州房村驿后,权近一行抵达邳州下邳驿。邳州在明代属于淮安府管辖。万历《淮安府志》卷三《建置志·廨舍》记载下邳驿:“在(州)治西南,泗水之北,洪武三年建,官厅五间,后厅五间,厢房东西各七间,厨房三间,库房三间,门屋一间,廨舍一所。”<sup>[18]179</sup>咸丰《邳州志》卷三《建置·官署》记载下邳驿:“在(州)治西南,泗水北,洪武三年设。”<sup>[19]25</sup>《过邳州下邳驿》诗下注云:“泗水东流,沂水北来,到邳州城西而合。”<sup>[2]80</sup>诗云:“迢迢殊方客,汎汎中河舟。鼓枻入淮泗,万里来浮游。宛彼下邳县,会此沂水流。浑然共无迹,昼夜逝不休。求怀舍瑟者,胸次良悠悠。从容得自适,诚异赤与求。伊人已去远,高风千古留。乾坤雨初霁,灏气凝清秋。郊原庶物富,巨细皆可收。我生在僻陋,夙昔歆嘉猷。今欲趋阙里,俯伏陈束脩。咏皈舞雩下,以写羁旅忧。思之不一得。伫仰频回头。溪毛尚可荐,此意空绸缪。放歌和舷叹,商声满汀洲。”<sup>[2]80</sup>

注文中提及“泗水东流,沂水北来,到邳州城西而合。”这里的“邳州城”指的应是“邳州旧城”,即现今睢宁县古邳镇所在地。邳州旧城位于沂、泗二水交会处,旧址在今睢宁县古邳镇。金代以后,泗水为黄河所夺;元代建都北京,开通京杭大运河,而徐州以下的河段仍借用黄河河段(直至明代万历年间开泇河以后)。邳州旧城因运河所经,成为“南北襟喉”,水陆辐辏,四通八达。康熙七年(1668)七月,地震河决,邳州旧城沉陷;康熙二十八年(1689),迁建新城于艾山之阳(即今邳州市邳城镇)。康熙《邳州志》卷二《地理志·城池》记载:“邳旧有土城在州治东,由来久矣。汉建安四年,曹操攻吕布,引沂水灌之而一坏;迨金宋交争,随修随塌,元万元怀都补筑之;明洪武十三年,卫官王恒守邳,固旧城西南隅,增筑更易以砖,规模式廓;至康熙七年地震,河水泛滥,决堤而入,全城尽坏,自此积为巨浸。”<sup>[20]75</sup>咸丰《邳州志》卷三《建置·城池》记载:“旧城西距葛峰山三里,东距下邳故城三里,南距黄河四里,北至今州城九十里。”<sup>[19]22</sup>沂河,古称沂水,发源于今沂源县鲁山南麓,南流经今沂水县西、临沂市东、郯城县西,至今睢宁县古邳镇东注入泗水。万历《淮安府志》卷三《建置志·山川》记载泗河:“(州)治南二里,即泗水,出山东泗水县,源有四泉,西南过彭城,又东过下邳入淮。”<sup>[18]144</sup>沂河:“(州)治西一里许,自山东沂州南流至下邳西南入泗河。”<sup>[18]144</sup>这无疑与权近的描述极为符合。

## 二、权近《奉使录》中的宿迁和淮安

八月初一日夜,权近一行过宿迁县钟吾驿。明代的宿迁属淮安府管辖。万历《宿迁县志》卷二《建置志·廨舍》记载钟吾驿:“旧在旧县西南,洪武元年,驿丞叶仲康□□;初名‘水驿’,洪武五年,改今名;永乐十三年,知县梁孟岳重修;万历四年,知县喻文伟改建于新城南水次仓西,皇华亭一所,驿丞宅一所。”<sup>[21]24</sup>万历《淮安府志》卷三《建置志·廨舍》记载钟吾驿:“去治西南一里,洪武元年创建;初名水驿,洪武五年更今名,永乐十年重建;官厅五间,厢房东西各三间,厨房一间,库房二间,门屋一间,廨舍一所。”<sup>[18]180</sup>其诗云:“海上三韩使,河中八月槎。星临云汉近,地隔路歧赊。远泛身如

梗,频搔鬓欲华。夜深风露气,秋思满天涯。”<sup>[2]81</sup>注文云:“泗自北,淮自南,至北驿前而合。又有东十里大河经流,自北而来,合于淮水。快风逆,拿舟而下。”<sup>[2]81</sup>万历《宿迁县志》卷一《舆地志·山川》记载运河:“在治西二十步,济、汶、沂、泗诸水合流,自直河入境,经流小河,以会黄河,自古城入桃源县界。”<sup>[21]18</sup>

权近一行离开钟吾驿后,抵达淮安府清河县清河口驿。这里提到的“清河口驿”即“清口驿”。万历《淮安府志》卷三《建置志·廨舍》记载清口驿:“旧在治东五里,洪武四年建,历年淮水冲坏;弘治十年,徙县治之西二里许,官厅三间,后堂三间,厢房六间,库房三间,厨房三间,门房三间,廨舍一所。”<sup>[18]172-173</sup>清口驿原在清河县治东五里,初为水驿,宣德九年(1434),因“冬寒河冻,无马递送”,添增驿马。后被洪水冲淹,弘治十年(1497)迁址于清河县治西二里。在这里,权近目睹淮安西北黄、淮、运三河交汇的景象,作《过清河口驿》诗云:“浩浩三河口,风涛怒拍天。孤檣危自袅,轻缆弱难牵。不欲凌波上,唯思泊岸边。顺流犹未易,注目正茫然。”<sup>[2]81</sup>

当日,权近一行夜宿淮阴驿,次日一早启程,赋诗《发淮阴驿》。诗云:“城郭连雄镇,舟车会要冲。地平家满岸,江阔浪掀空。转舰机轮壮,开河水驿重。买羊酤美酒,共醉橹声中。”<sup>[2]81-82</sup>题下自注云:“驿西筑堤为堰,其西边各置机轮,斡舟而转,以置开河之中,谓之坝;盖开河地高,水不得通淮故也;西有大和(河)卫,南有淮安府,皆大城也。”<sup>[2]81</sup>

淮阴驿原在淮安府城西门外运河西岸,明洪武初,开通菊花沟(涧河)以通海运;洪武三年(1370),取水陆路便,淮阴驿改建于新城东北。清江浦修浚后,“使客经过相隔十余里,应接不便”,宣德六年(1431),又迁回运河西岸旧址。天顺七年(1463),于运河东增建厅房、以方便迎送往来官员,形成一驿二馆的格局,河东为水馆驿,河西为陆馆驿。万历《淮安府志》卷三《建置志·廨舍》记载淮阴驿旧址:“在郡城西门外官河西岸,洪武初,知府姚斌开通菊花沟,取水陆之便,迁新城东北;永乐十三年,平江伯陈瑄开运河堤西湖以通纤路,官民舟楫俱由西便;宣德六年,仍迁于旧基,岁久倾圯;天顺七年,知府杨昶撤而新之,又于河东增置厅房、庖湢以便迎送,驿一而馆二;嘉靖间,又圯于水,驿丞僦屋以居,惟东岸官厅尚余三间,今匾为‘皇华亭’。”<sup>[18]169</sup>注文中提到的“大和卫”,即淮安府“大河卫”。万历《淮安府志》卷七《兵卫志》记载大河卫指挥使司:“去治北二里新城颁春坊,旧太清观基,洪武二年,指挥毕寅创建;十年,指挥时禹增修;岁久倾圯,正德初,指挥崔恩重修。”<sup>[18]264</sup>

回程时,再入淮安府境,因遇风雨,留住淮阴驿数日,有《淮阴驿阻风雨》诗:“古馆逢秋雨,长江急晚风。淹留舫路阻,寥落客窗空。怀土情无极,登楼望欲穷。河流缘底急,日夜向东东。”<sup>[2]87</sup>离开淮阴驿后,权近等人抵达清河县小金城驿,并留宿于此,其《宿小金城驿》诗云:“旅馆人稀秋夜清,碧天云霁月华明。悠悠枕上数舫路,不寐屡闻长短更。”<sup>[2]87</sup>清河县小金城驿,一名金城驿,《万历淮安府志》卷三《建置志·廨舍》记载金城驿:“去治北六十里,洪武二十二年建,后裁革。”<sup>[18]173</sup>

### 三、权近《奉使录》中的扬州

权近离开淮阴驿后,进入扬州府境。其《过白马、汜光二湖》诗云:“日落湖光阔,风生水气凉。浮云相荡漾,远树自苍茫。游历诚堪记,咨諏愧靡遑。孤帆侵夜色,独坐见星□。”<sup>[2]82</sup>隆庆《宝应县志》卷二《区域·山川》记载白马湖:“在县治北十五里,东西长十五里,南北阔三里,西连三角村,东北会运河,北接黄浦。”<sup>[22]25</sup>万历《宝应县志》卷一《疆域志·山川》记载汜光湖:“在县治西南十五里,东西长三十里,南北濶十里,东北连清水湖,南会津湖,西通洒火湖。”<sup>[23]9-10</sup>嘉靖《宝应县志略》卷一

《地理志第二》记载：“范光湖在县南十五里；洒火湖在范光湖之西，近衡阳；又西为津湖，接连高邮四湖汇而为一，俗总呼为‘范光湖’，道路人称‘宝应湖’，所谓‘铁宝应’者是已。西望浩淼无际，东障以堤，西风间作，怒涛卷地，相推而直奔东岸，横激堤石，掀涌喷薄，漕舟一触而碎，堤之东地卑，皆民腹田，岁每有湖决之患。”<sup>[24]</sup>

离开宝应后，权近一行进入高邮境内。其《过高邮州》诗自注云：“前元至正甲午（即至正十四年，1354年）间，群盗据有此城，命丞相脱脱征之，请兵于我，我送精兵以助。”<sup>[2]82</sup>诗云：“四面长歌百雉城，熊罴皆服我师精。鱼书狐火今安在，汉帝龙兴致太平。”<sup>[2]82</sup>权近在注文中讲述了元至正十四年（1354），张士诚农民起义军占据高邮，元朝丞相脱脱率兵讨伐，高丽遣兵助战之事，这对于研究元朝与高丽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离开高邮后，权近一行抵达仪真县，在这里遇到了高丽宣州人李喜身。他乡遇故人，权近极为兴奋。其《过仪真县》诗自注云：“路逢本国宣州人李喜身，自言从本国金义北南进南峦，克捷而还义，今为仪真卫指挥。喜身为淮安卫百户，发向本卫。”<sup>[2]82</sup>诗云：“路逢乡士笑颜开，见说王师万里回。自是天诛无敢抗，只奉骁将海东来。”<sup>[2]83</sup>在仪真渡长江，权近亦作诗一首，其《渡扬子江》诗云：“海日开阴雾，江风满画舫。芜城高树外，瓜浦片帆前。隐隐山横野，茫茫水接天。中流胸次豁，四顾正悠然。”<sup>[2]83</sup>当日，权近一行抵达南京龙江驿。

八月初九日，权近一行离开南京，踏上归程。回程途中，再次经过高邮，又作《重过高邮城》诗一首：“十里古城广野中，六桥高似卧波红。轻舟直截千门过，一水纵横四面通。”<sup>[2]86</sup>此后，权近一行经淮安淮阴驿和金城驿、沭阳僮阳驿、海州兴国驿抵达山东境内。

#### 四、结 语

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历史上的交往极为密切。朝鲜王朝建立后，一直与明朝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每年都要派遣使臣出使明朝，这些使臣使行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记录，记载沿途所见所闻，成为研究中朝历史、文化、风俗、经济、地理等的重要材料。但总的来说，此类史料明代中后期相对较多，明代前期则相对较少。权近的《奉使录》虽然篇幅不长，且多以诗歌为主，但其史料价值却极为珍贵。“就其价值来说，有的可以补正史之缺，是研究明初中国、朝鲜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中朝关系史及地理诸问题的重要史料。”<sup>[25]</sup>“其诗歌中所表现出尊明慕华的思想感情，当能代表当时大多数朝鲜士大夫文人的思想倾向。”<sup>[26]</sup>大运河江苏段全长约 690 公里，是整个中国大运河中起源时间最早、流经里程最长、沿线城市最多、文化资源最为丰富的河段，运河的流经使得江苏沿运地区成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才荟萃之地。大运河记录着历代王朝漕运的辉煌，也见证着江苏沿运地区的发展变迁。权近在其《奉使录》中对江苏运河风物所做的记载和描述，为我们了解江苏段运河的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史料，在深化江苏运河交通史和城市史研究的同时，亦可为当前推动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重要参考和借鉴。

#### [参 考 文 献]

- [1] 陈蒲清，（韩）权锡焕编著. 韩国古典文学精华[M]. 长沙：岳麓书社，2006.
- [2] （高丽）权近. 阳村先生文集[M]. 明代基本史料丛刊·邻国卷（第4册），北京：线装书局，2006.
- [3] （明）王治修，马伟纂. 嘉靖沛县志[M]. 明嘉靖刻本.

- [4] (明)杨宏,(明)谢纯撰;荀德麟,何振华点校.漕运通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6.
- [5] (明)梅守德、任子龙等修.嘉靖徐州志[M].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430号,成文出版社,1983.
- [6] 徐思华主编;王晋明等编著.千古龙飞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
- [7] 孙厚兴,吴敢主编;于道钦等撰稿.徐州文化博览[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 [8] 钟军,朱昌春,蔡亮著.隋唐运河故道地名考[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7.
- [9] 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河南省志·内河航运志[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 [10] 山东运河航运史编纂委员会编.山东运河航运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 [11] 王鑫义主编.淮河流域经济开发史[M].合肥:黄山书社,2001.
- [12] (清)于成龙等修,张九征、陈焯纂.康熙江南通志[M].清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局刻本.
- [13] (清)石杰修,王峻纂.乾隆徐州府志[M].清乾隆七年刻本.
- [14] (明)冯世雍.吕梁洪志[M].明嘉靖吴郡袁氏嘉趣堂刻金声玉振集本.
- [15] (明)李东阳撰;周寅宾,钱振民校点.李东阳集(第2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8.
- [16] (明)汤惟坚修,宋骥纂.正統彭城志[M].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史部第32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 [17] (明)马瞰撰.弘治重修徐州志[M].中国国家图书馆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史部第325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
- [18] (明)郭大纶修,陈文燭纂.万历淮安府志[M].明万历刻本.
- [19] (清)董用威修,鲁一同纂.咸丰邳州志[M].清咸丰元年刻本.
- [20] (清)孙居湜修,孟安世纂.康熙邳州志[M].清康熙三十二年刻本.
- [21] (明)喻文伟修,刘筹纂.万历宿迁县志[M].明万历刻本.
- [22] (明)汤一贤纂修.隆庆宝应县志[M].明隆庆三年刻本.
- [23] (明)闻人詮纂修;宋佐增修,杨周南增纂.万历宝应县志[M].明嘉靖十七年杨瞻刻本.
- [24] (明)闻人詮修,杨周南纂.嘉靖宝应县志略[M].宁波天一阁藏明刻本.
- [25] 张德信,松浦章.一部研究中朝关系的重要史料——《朝天录》评价之一权近《奉使录》[J].史学集刊,1999(3):73-78.
- [26] 赵文婷.论权近《奉使录》中的中国地理形象[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4(1):71-73.

(责任编辑:闫卫平)

## The Jiangsu Canal in the Eyes of Goryeo Envoy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Center on Quan Jin's *Fengshi Lu*

HU Meng-f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anal,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Shandong 252059, China)

**Abstract:** The Jiangsu section of the Grand Canal is more than 600 kilometers long. The areas along the route are economically and culturally developed, and there are many cultural relics and historic sites. *Fengshi Lu* is a record of Quan Jinyu's mission to the Ming Dynasty in 1389, the 22nd year of Hongwu. It i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in China and the history of Sino-Korean relation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On his way to Nanjing, Quan Jin went south along the canal from Tongzhou to Yangzhou, and then crossed the Yangtze river to Nanjing. On the return journey, he took a boat from Nanjing to Yangzhou, and then to Huaian along the canal. In his *Fengshi Lu*, there are many records and descriptions about the scenery of Jiangsu Canal, which are of great value for us to study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Jiangsu Canal in the late Yuan and early Ming Dynasty.

**Key words:** Quan Jin; *Fengshi Lu*; Ming Dynasty; Jiangsu; Canal